

五十年代清华园

张 俭 (1952~1953 航空)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市师大附中读高中，学校学生会组织去清华大学过夏令营。我们在清华大学的荒岛度过了三天的野营生活，美丽的清华园使我向往。

1952年10月我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学院，分配在施工专业106班。我们班有一部分是调干生，他们是由机关干部和部队选拔的人才，带工资上学。我们高中毕业生享受助学金，免交学杂费，经济生活都靠国家政府供给。

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从东北到广东，各地人都有。第一次进清华园，首先到清华园里游览一圈。从大礼堂到图书馆，由图书馆到二校门，再由二校门走到西门外。我们走在清华大道上，喜气洋洋，欢乐无比！这是我们青年时代梦想的乐园。这是我步入大学的第一座大门，也是我一生独立生活的起点，是我终生怀念的一座大门。

第一学期，在清华大学内有清华、北航、钢铁、石油、地质五个学院的学生在清华园里学习，有一万多名师生上课。上下课时，校园里人流如潮，人声沸腾，很热闹！

在清华大礼堂，我们聆听政治报告，楼上楼下坐满了人，我在楼上速记政治老师的讲课内容；在阶梯大教室，我们听高等数学和航空概论的老师讲课；在清华图书馆的明灯下，我们如饥似渴，勤奋自习；在航空馆内，我们参观了“黑寡妇”战机。

我在清华体育馆看羽毛球比赛，在游泳池练游泳，冬天在荒岛学滑冰。我还在水木清华池塘观赏过穿短裙的外国专家滑冰的风采。

我忘不了钱伟长教务长和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跑步竞赛，更难忘记马约翰教授帮助我找体育先生传授太极拳。

我们跟解放军军训去十三陵爬山涉水打靶，



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清华西门外合影。前排左起：王乐仪、刘正炎、解长盛、潘克赢、程其善，中排左起：周微、丁家仪、张俭、吴成基，后排左起：常万俊、贾长敏、徐勉、阎雍贵、徐明华



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二校门至西门的大路上合影，前排左起：王乐仪、徐勉、贾长敏、阎雍贵、张俭、常万俊、周微，后排左起：吴成基、解长胜、徐明华、程其善



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前面合影，前排左起：徐勉、阎雍贵、贾长敏、周微、徐明华，中排左起：王乐仪、丁家义、张俭、吴成基，后排左起：程其善



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清华园外合影，前排左起：徐勉、徐明华、阎雍贵

过野营生活；晚上打着灯笼开文艺晚会，倾听山中奔腾的瀑布声。我还即兴朗诵了当场写的诗歌。

假期，我和留校的同学步行去颐和园旅游，在昆明湖畔和万寿山上游玩，欣赏了千米画廊上的国画和谐趣园内乾隆的诗碑《寻诗径》。

我不会忘记在清华大饭厅聚餐时米粉肉的飘香，还有周末看苏联电影和舞会的盛况。我终生不忘的还有航空学院同学的珍贵友情！

1952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年代，我们班响应学联和团组织的号召，给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。不久，我和有的同学收到了前线志愿军——我们最可爱的人的回信。我们和前线战士建立了珍贵的友谊。这是我们一生难忘的故事。他们在朝鲜前线用生命保卫着祖国和世界和平，我们能在清华园安安静静地读书，从内心里由衷地感谢他们、敬佩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！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！我至今还珍藏着志愿军女英雄杨伟奇从朝鲜前线寄来的两张照片——一张是

她佩戴军功章的照片，一张是她和朝鲜人民军官和老大娘在朝鲜山坡上的合影。

一个周末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。在团支书杜声桐和生活委员王干事的帮助下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，由外科医生王大夫和助理医生为我切除了阑尾。在病床上，协和医院退休的老护士帮助我每天排一次腹内的空气，缓解了我腹腔的疼痛。老同学秦文英等人来医院看望我，使我非常感激！几天后我出医院，虽然我的腹部伤口还在隐痛，仍然坚持上课。同班王承哽、陈汴琨、李守正等同学常陪同我一起去教室上课。这样我总算跟上了进度，没有掉队。

我在清华航院读书时，和老师同学共拍了六张生活照片，珍藏至今只余下四张了。我带着这些照片走过大江南北，他们陪伴我60多年。五十年代，我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了一段青春美好的时光。母校培育的恩情和航空学院同学的珍贵友情，我终身难忘！